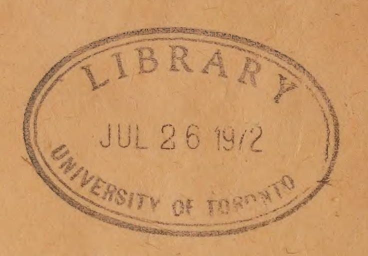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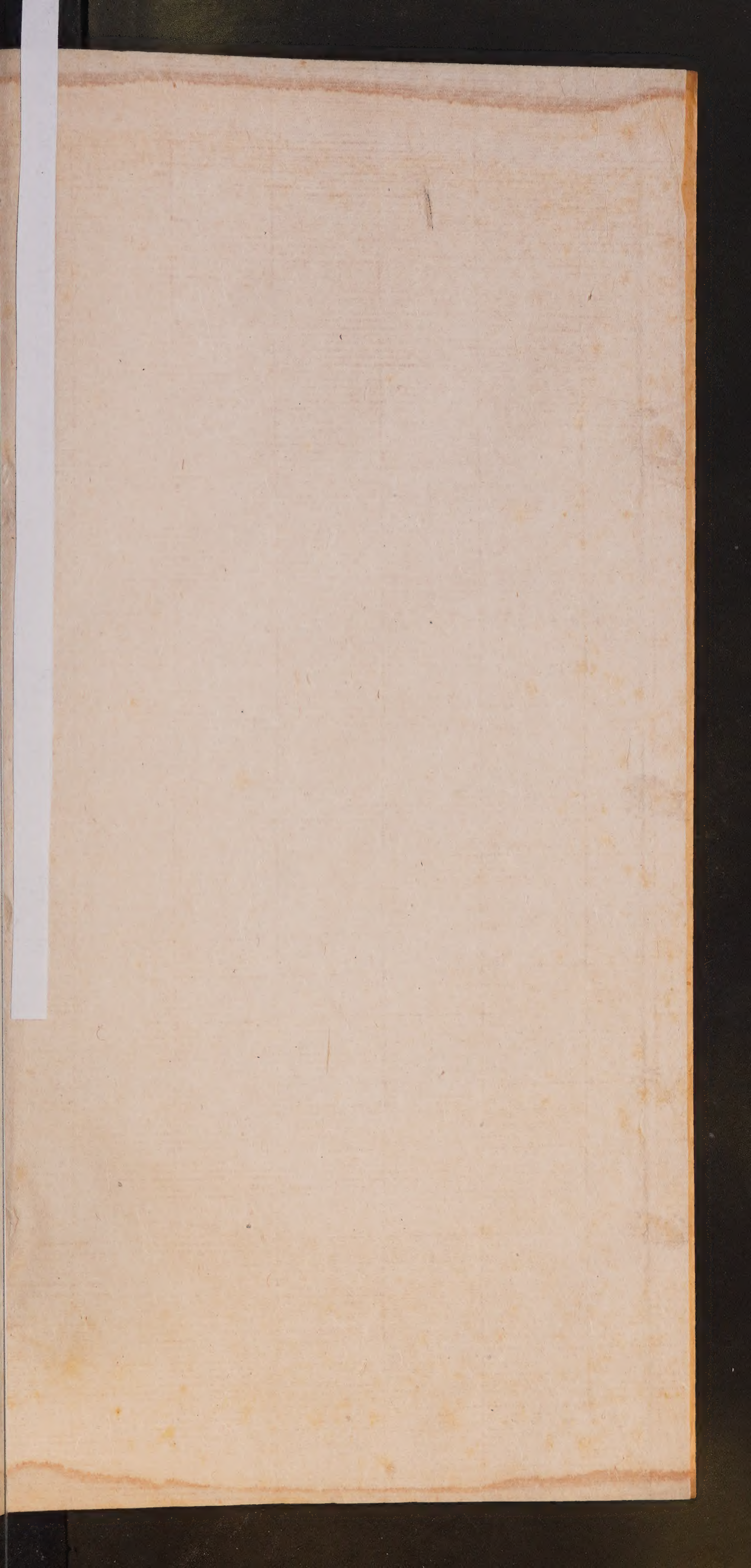




鹿州初集卷十四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考

經學考

六經聖人經世之書也有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人皆不可一日廢者也爲治而不本六經必流爲刑名法術雜霸小補之治爲學而不本六經必流爲異端

儒佛老莊混然一途皆緣經學不明耳高者入于虛無卑者

流爲功利此中研究一不可不精

邪說支離固陋之學故自古今以來名爲儒者無不以窮經爲要然經有五有六有九有十三之稱何昉乎致堂胡氏曰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六合爲五歟余謂稱五經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始也稱六經則莊子天運篇已有之其始于戰國可知也漢儒變其說曰六藝董子所謂簡六藝以贍養之史遷所謂六藝於治一者皆經也禮樂何以可合言漢文帝時竇公獻樂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司樂章則固在周禮中也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



一篇其後又在禮記四十九篇之中是以或五或六任乎稱者之分合耳九經之名始于後漢至後唐明宗刻九經板印賣之自是始廣其傳十三經之名始于唐貞觀之世卽今所傳之十三經無疑也說經之（漢儒）家漢儒爲最至宋而指歸乃定（之功自不可磨滅數語精當不易）易有連山有歸藏連山作于夏其亡已久隋劉炫僞造以獻被訟削籍歸藏作于殷漢初已亡晉時忽有之惟載卜筮鄭氏夾漈尊信之則好奇之過也（掃却糾紛）周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書故其傳至千秋不廢漢時說易者分爲三家一曰田



何之易乃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何而大興何三傳至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一曰焦贛之易無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不類聖人之經京房習之別爲京氏學一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康成註之王弼最後掃去象占之學弼註出而餘家皆廢然雜以異端之說啓魏晉玄虛之弊范甯謂其罪深于桀紂也唐孔穎達作正義以弼爲本李鼎祚集解排弼而宗康成其後郭京陸希聲胡瑗

皇甫泌蘇軾等解易者不下百十家朱子謂秦漢以來孜象辭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于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伊川先生易傳而已然世謂伊川之易精于義理而略于卜筮於是言象數者宗康節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兼二家之說而易學始大備焉書有古文今文今文伏生所授數傳而至歐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勝及勝子建爲大小夏侯之學三家並行至東京而歐陽特盛古文得之孔壁中經孔

安國編定以巫蠱事起不得列學宮至晉梅賾上之唐衛包合古今文爲一而書始全然蔡九峯謂今文多艱澀古文反平易疑安國之序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之歐陽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天下無人識古文疑此書今在日本國此亦近於好奇未可據爲定論也陸德明孔頴達蘇子瞻等所作書註疏解不下數十家獨蔡九峯集傳折衷衆說就正朱子自明迄今皆用之漢初言詩者亦有四家魯人申公訓詁爲

魯詩齊人轅固生爲齊詩燕人韓嬰爲韓詩趙人毛萇獨云傳自子夏爲毛詩先儒亦謂詩序子夏所作而毛氏衛敬仲又加潤色者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牋何胤全緩又註之齊詩亡于漢末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有傳者惟毛詩鄭牋獨立學宮朱子廢小序作集註後人雖遺議紛紛然終不可易也春秋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至王莽之亂鄒夾俱亡獨公穀立于學宮左氏之書最晚出久乃大盛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晉

杜預又註之與公羊何休註穀梁范甯註俱立學宮
自是三傳並行而諸儒多宗左氏獨朱子謂左氏考
（左氏紀載之功不小其文章亦非公穀所及）
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甚
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聞不曾見國史漢唐
以來言春秋者大抵考傳而不知經至胡文定公作
春秋傳按左氏之義取公穀之精採孟子以下莊周
董仲舒王通邵堯夫二程橫渠之說以潤色之聖人
筆削褒誅之旨至是大明雖中閒亦不免有牽强處
然議論正大今貢舉取士必宗之則亦無以易矣漢

初未有儀禮之名始于高堂生十七篇朱子疑學者見其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嘗曰儀禮禮之根本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鄭康成作儀禮註黃慶李孟悊爲疏唐賈公彥刪二疏而自爲之然先儒多苦儀禮難讀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疑非高堂生書但篇數偶同朱子謂淳不深攷劉說所訂之悞又不察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

有是禮而可推耶然則儀禮之爲高堂生無疑也（定論）周禮一書起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乃取考工記補之至劉歆校秘書始得序列多爲諸儒所擯斥何休謂爲六國陰謀之書惟杜子春能通其義鄭衆鄭興皆讀之康成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于世論者以王莽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疑非周公之書五峯胡氏辯之尤力而朱子稱其廣大精密中閒細碎處雖或（到底細碎處）疑然非聖人亦做不得（畢竟多係善讀者自領之）則伊川所謂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抑亦理有固然而不必以莽安石爲周禮累也禮記出于漢儒所輯錄其書多雜而不純始自河閒獻王所獻劉向校定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所謂大戴禮也戴聖又損益爲四十六篇爲小戴禮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今大學中庸入于四書所存者四十七耳鄭康成王肅皇甫侃熊安生孔頴達衛湜之徒註疏不一而學者宗陳澔恨其書未經聖人之筆削則所望于後賢讀禮記更入不容易者不僅在註疏也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

王吉貢禹等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等至張禹始合爲一刪問王知道兩篇孔安國爲之傳諸儒註疏訓解不可枚舉惟鄭康成何晏立于國學後世以問王知道二篇不見爲憾然聖經豈禹所能刪必二篇出漢儒之僞作故不傳也

孟子始註于趙岐而揚雄韓退之以及伊川横渠等解釋不下數十家然自朱子集註出而百家註疏論語孟子者至是始集大成雖有王充之刺孟馮休之刪孟司馬溫公之疑孟蘇子瞻之辨說皆無損于日月之光而陸筠之翼孟余允

文之尊孟併亦可以不煩也孝經遭秦火之後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獻之凡十八章長孫氏博士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篇爲定鄭氏馬融並爲之註鄭註或云康成其立義與康成所註他書不同梁時孔鄭二家並立學宮唐明皇復註之元行冲爲疏宋邢昺作孝經正義朱子作孝經刊誤然

觀其跋後數言則當世之疑者甚多而語錄又云疑
非聖人之言則以其說得不親切但言孝之效如此
亦存乎學者之精擇耳
因有欲掇他書發明其旨別爲外傳之意爾雅一書
不知始于何時據郭璞序但稱興于中古隆于漢氏
至唐陸德明作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
本于魏人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
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餘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
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梁文所補解家相傳疑莫能辨
闕之可也
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璞註邢昺疏

行于世隋唐以來此書不課于舉子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註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宋初稍稍出後有以爾雅問題者以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驚嘆博聞陸佃爲爾雅新義自謂可使郭璞擁篲道跋望塵躅然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不徹薑食三牛二鹿之語無以相過其爲玩物喪志也甚矣要而言之易書詩春秋俱經聖人手定論語孟子孔孟之徒所記述後聖有作亦等游夏之一辭莫贊詩集註有廢序之疑胡氏傳有牽强之處儒者吹

毛求疵或好論說以自鳴一家固亦聖人所弗禁然度德量力保無遺議而欲以一偏之識試蠡測之技（正論）徒見其勞而罔功爲紫陽文定之罪人則亦可以不必也三禮之書多出漢儒所附益其義理未盡粹精言詞篇章一望蕪雜不能不有待于好學深思之士（刪者多矣其當否尚難知也）定其指歸刪其繁惑無使綜彙不倫庶幾有合乎周公孔子之精意夫亦吾黨之責也孝經雖未必曾子所爲然其書關係甚大必不可廢採輯古今大義嘉言推而廣之發明至德要道之旨爲曾子之功臣可

耳公羊穀梁皆傳也而列于經此推尊之無謂者則（晏嘗之論）亦仍傳之而已矣爾雅决非周公孔子之書所謂叔孫通梁文著近是此乃字釋小學列之于經無益於身心性命天下國家之故余以爲可廢已甚歸之字說音韻篆隷說文之流爲學者游藝覽觀之一助足（孟子所謂不如無書也）矣好古無識而爲古人所愚亦非古人所甚願也

堅僻者臆斷拘牽者附會經學所以貴考之精詳也漢儒闡述六經厥功甚偉然其不精不詳處亦難禁後人指摘大抵讀書到義理貫通後胷然胷

有特識如今學者須遵朱子讀書之法不必躐等

若筆削之權譚何容易也

史學考

古之爲史者有專官班馬皆世其業故其書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自唐太宗命廷臣共爲之後世因爲成例意見錯出言人人殊而其書踳駁不可問矣（故宜詳考）古之作史者以春秋編年爲正體自司馬遷創紀傳後世宗之蕭梁閒又特起一例曰實錄雜取編年紀（斷盡）傳之法而爲之則以備史官之採擇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編年最古所載一國治亂事最詳而人以紀傳便于披閱號爲正史則有不可解者矣今所傳爲

正史者二十一家則皆紀傳之體（總傳）祖司馬氏史記者也史才以遷爲第一後世著述之士皆莫能及朱子曰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則衷于道言之東萊稱太史公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若魚龍變化不可蹤跡是其行文之妙固亦有然者也班固譏遷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此誠遷之所短（論亦允協）然當其時武帝窮奢極修海內凋敝反不如文景尚黃老人主恭儉天下饒富也武帝用法刻深而當刑者以貨免遷遭禍家貧

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蓋其意有所感憤故其言不無過當而能推尊孔子序列世家譏聚斂而（推尊亦未得體然其意可嘉）終平準則亦未可輕議者乎遷沒時史記尚少十篇褚先生少孫補之然景紀疏略武紀全錄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辭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傅靳列傳與漢書同餘皆猥釀不足道則不及遷書遠甚孟堅陽薄子長而陰實宗之（確）所著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用史記自昭至平則資于賈逵劉歆其八表天文志則妹昭踵成之昔人謂固書皆因遷

魏收穢史（不許）不足爲君子觀也昔人謂三國志當更脩定最爲確論鄭知幾陳亮皆有志未成盧陵貢士蕭常爲續後漢書起昭烈終少帝炎興而止旣正其名又擇註文之善者倂書之惜乎壽疏略于前使常無所藉手發揮于後今其書不傳則亦壽掩抑漢事之過也（壽罪不可逭）晉書隋書房喬魏徵等總其事合褚遂良長孫無忌于志寧李淳風顏師古孔穎達李延壽等共爲之隨其學術所長分授區處各當其用（集思廣益之功大矣）類例出于敬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

宗所自爲隋書序論皆徵之作所以晉隋二志高于
古今然晉書猶取沈約誕誣之言雜采語林世說幽
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語而隋書則鄭夾漈稱其
極有倫理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臭能及也（隋書長處）
沈約撰宋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爰之說頗爲
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其體煩雜非復前人比又喜（此）
造奇說以誣前代創立符瑞一志荒誕不經無益甚（史家大病痛）
矣蕭子顯撰南齊書天文户口莫能詳也其爲文喜（一語抹煞）
自馳騁更改破折刻雕藻繢之變尤多風斯下矣姚

思廉撰梁陳二書以繼乃父未成之志雖同事者有
魏徵然徵惟著總論筆削序次皆出思廉思廉父名
察仕陳時即爲此書經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
成成又久不顯至宋始列于學者蓋其難也後魏書
成于魏收直借史以爲酬恩報怨之具自謂舉之則
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其良心不存久矣爾朱之惡（痛罵）
可滅何傳不可以爲佳穢史之稱千載不易其後齊
亡竟遭發塚棄骸之慘劉知幾謂其陰慝所致信夫
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皆不傳而收

書獨行于世則澹等文章之陋也（可恥）李百藥撰北齊書乃因父德林所撰述續成以獻但其避唐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議者少之令狐德棻撰周書因蘇綽牛弘之舊務清言多非實錄李延壽撰南史北史刪煩補闕敘事簡勁司馬溫公所稱佳史者也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爲繁猥則其所不足耳舊唐書出于石晉宰相劉昫因韋述舊史增益之繁略不均是非（抹煞）失實甚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至宋仁宗乃命廷臣刪定之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自言事增于前

文省于舊而議者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惟刻意文章用字多奇澀復采雜說往往牴牾則新唐書不出一手亦未爲盡善也歐陽脩五代史深得春秋之法褒貶謹嚴依稀子長一體但天文不載變異韓通不爲立傳亦微疵也宋史立傳惟計官階敘述止詳遷擢序道學則詮次失倫述盜賊則繁猥無紀濫漫紛沓莫此爲甚遼史失之蕪雜承訛襲舛不可勝窮揭傒斯有心術宜正之規故所爲金史簡質殊甚非宋濂之元史忌諱不明所可比儗者也要而言

之史家之學前莫善于子長後則推夫永叔蔚宗抱負遠遜孟堅其他數子得失參半姑以備一朝之事蹟雖極穢如魏收未若陳壽三國志之三綱淪斁冠履倒置讀其書而不痛憤必其人已無惻隱羞惡是非之心甘爲亂臣賊子而無疑者也宋史靡蔓已甚卷帙繁多如邸抄雜錄有待採擇脩定未可公然命之曰史也邵氏弘簡錄剪截枯槁如拙匠初學塑雕略似人形而聲音笑貌精神意氣槩乎未之有焉世人畏宋史繁浩不得不趨邵氏之簡便亦出于無可

詈罵痛快脩

史者與讀史者俱應從此發猛省

奈何也余謂三國志宋史二書當更新脩定若畏難（定論）
苟且以俟後人後人又俟之後人不亦吾徒之恥乎
抑又論之編年之史本于春秋左氏涑水司馬溫公
祖述其法輯成資治通鑑一書治亂興亡瞭如指掌
（溫公應難辭其咎）而義例未精予奪失當紫陽朱子憂之因作爲通鑑
綱目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起威烈終
五季千三百六十年間義精事核卓乎可繼春秋紹
先聖筆削之旨元儒金履祥斷自唐虞爲補前編明
憲宗命儒臣商輅等續宋元以成後紀萬曆中渭上

南軒又雜采宓義以來核而可信者列于前編之首可謂至詳且備獨有明一代闕如焉脩補釐定繼往開來是亦吾徒之責也夫

深情

著述之才何代蔑有第騁才者只辦就一幅錦繡迷人眼目其中疵瑕儘可遮掩得來要知此事何等關係一字之差名敎蕩然豈可被他瞞過史學考之所以作也作史貴忠貴恕綱紀不明不忠極矣是非不確不恕極矣人面獸心而欲論列古今人物可乎史所難者在褒貶然所謂褒貶者據事

直書而善否自見非有意褒之貶之也春秋之作

祇以存信褒貶二字夫子亦未曾承認歐公自謂

褒貶精嚴九原可作余欲與細商之

歷代曆法考

古者聖王仰觀俯察敬天勤民於是有治曆之法分周天躔度置閏月定四時成歲使民有所準節以各遂其生出入作息農桑畜牧諸務無差忒焉故自開闢以來曆法至今不廢軒轅黃帝始命大撓作甲子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隸首理算數命容成造蓋天儀著周天曆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復逆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餘分以置閏此古今治曆之祖也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

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治神人萬物有序民安其老氣生爰及帝嚳式序三辰堯命羲和治曆象授人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分而理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成周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馮相氏掌歲月辰日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結上起下秦火以後三代儀器蕩然無存欲求古者治曆之法其詳不可得聞也漢曆凡

五變而司馬遷之太初曆本于黃鐘晦朔弦望序皆
不忒唐曆凡八變而僧一行之大衍曆本于蓍策章
蔀紀元皆與易合元郭守敬許衡共成授時曆測景
驗氣定爲歲差其法頗精古今稱善曆者此三家爲
獨推授時
傑出而三家之中前輩以授時爲善謂其測候日月
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專主晷景爲最密也古今改曆
不下數十家自黃帝迄秦凡六改漢凡五改下迄隋
末十三改由唐迄周十六改宋十八改金熙宗迄元
末凡三改蓋日月有盈縮朓朒星辰有遲留伏逆出

焉會

入于二道之間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四
五十秒年久數盈漸差漸遠有不容不改者爾嘗考
堯時冬至昏昴中日在虛七度躔元枵之子至明嘉
靖間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
三千九百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若執滯不改將晦
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何以行令訓民哉
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晉虞喜立
歲差之法定以五十年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
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

之又弗合也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前輩謂郤堯夫差法冠絕古今郤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元郭守敬許衡定以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前輩又謂授時之制度越前作至明大統曆猶仍其舊洪武中博士元統請以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冬至爲曆元雖不用授時消長之法大約名異而實同未有以易之也然行之旣久仍又弗合如正統十四年已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

亦惟授時最善

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數俱不合而閩
廣之地遂至食既起復時刻又安得同夫天道之可
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舛錯訛謬一至于此此
鄭善夫華湘戴堉邢雲路之徒所以嘵嘵不已也萬
西洋曆
曆末年太僕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述麗廸我龐
法自明郎入中國矣
化民等條陳曆算十四事皆中國天文曆志諸書所
未嘗及崇貞間開設曆局尚書徐光啓薦李之藻共
事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等供事曆局闡幽極
微一破從前訛謬明社旋屋未及頒行我

朝握符凝命八荒爲宇西洋臣子得與朝叅聚精會
神晝夜推測一時象緯曆算之學迥出尋常今所頒
行時憲曆誠千古以來盡善無弊者也前輩謂漢自
太初出而一十七家之曆皆正唐自大衍出而二十
三家之曆盡廢茲
本朝時憲曆出而上下百家俱不足言矣夫西洋習（此一段萬不可少）
天主一教惑世誣民不可以令而用其長以治曆則
班孟堅所謂專門之裔精算之士者仰見我
國家隨材器使知人善任度越前王煌煌乎文治之

盛也抑聞之曆有理有數古今明曆數不少而明曆理者極難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蓋舍理以求數雖窮極微秒必有不能盡合者君子用曆亦究其理而已數學靈臺掌之非有大人之事者所暇及也

古今曆法瞭如指掌筆勢雄健暢茂條達文之最明快者

錢幣考

人民之生資百物以爲用而農工藝業各專所有不能相通聖王於是探原以適用之物制爲貨幣以權之有無相濟貴賤相資天下無一物之不足所謂財者生民之大命自太昊氏以來卽有此矣太昊高陽謂之金有熊高辛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又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得之爲難權輕

重通貧富而可以常行者惟錢而已故九府圜法自
太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九府卽周禮所載太府玉府
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圜謂
均而通也金計斤布帛計疋錢輕重以銖凡貨物出
入以圜法均而通之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
于布束于帛金者言其質刀者言其器布帛言其用
泉言其形古錢形如篆泉字後世易以錢字故泉之
文借爲泉水之泉取流行之意焉周景王時患錢輕
更鑄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寶貨錢之有文自此始秦

作八銖錢文曰半兩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令民鑄莢錢薄如榆莢米至石萬錢文帝時更鑄四銖錢除盜鑄令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鑄五銖錢元鼎二年鑄赤仄錢以赤銅爲其郭也未幾廢仍行五銖王莽之亂鑄大錢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既而以劉字有金刀皆罷之契刀有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刻字也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令敢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建武閒允馬援之請仍

見五銖不宜廢

鑄五銖錢以第五倫爲督鑄掾昭烈入成都鑄直百
錢重四銖文曰直百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
千錢民閉患之（不可通）晉初仍用五銖錢元帝渡江用孫氏
舊錢輕重雜行大者曰比輪中者曰四文吳興沈充
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宋文帝仍鑄四銖議者以國
用不足欲禁私銅范泰諫止之其後有二銖錢無輪
郭不磨翦鑿者謂之來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極壞）沈慶
之啓通私鑄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
是謂之鵞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

之梁武帝鑄女錢徑寸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又有太平定平稚錢三吳行之又有對文錢豐貨錢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則生男也普通中盡罷銅錢鑄鐵錢人以鐵易得私鑄更多所在山積交易載以車不復計數陳初始廢之改鑄五銖宣帝大建中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民以爲不便（不可通）嶺南諸州多以米布交易俱不用錢隋文帝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又于揚州并州鄂州益州各立

五鑪鑄錢奸猾愈多錢益輕薄濫惡大業以後或剪（極壞）鐵鍱裁衣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每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歐陽詢書時稱其工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廻環可通流俗謂之開元通寶錢肅宗時以第五琦請鑄乾元重寶錢憲宗以錢少禁用銅器武宗廢浮屠法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快舉）鑄錢周世宗令民閱銅器佛像悉輸官給其直謂侍（快事特爲詳述）臣曰卿等勿以毀佛爲疑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

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不惜也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宗時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仁宗中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議俄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後復冠以年號神宗中皮公弼請鑄折二錢未幾又請鑄鐵折二錢皆從之徽宗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大觀中改爲當三孝宗鑄當二小平錢寧宗卽荊州鑄當五大錢皆不如五銖之便故自元明以來不可易也楮幣起于唐憲宗時飛錢合劵特以通商

歸到五銖之善作結

貫之厚賫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眞宗時張詠鎭蜀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高宗時侍郎錢端禮造會子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邱氏曰宋朝交子在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謂之關子謂之關會其實則一蓋直以紙爲錢矣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不拘年數字有昏者

方換之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後又造中統元寶鈔行之既久物價騰踊民用匱乏至以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明時循以銅錢及鈔相兼行使而錢之弊在于僞鈔之弊在于多則以其用紙爲之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宜其用之不能久也（一東）錢法貴得其中秦時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惟五銖爲最善五銖之後或爲赤仄爲當千爲鵝眼綖環爲荇葉（取其中）不知幾變惟唐之開元爲最善夫重錢之患在于難

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患在于盜鑄而盜鑄爲禍深自古以來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愛銅不惜工二語誠萬世鑄錢不易之要道也銅無所惜工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本多而費重雖驅之使盜鑄亦不爲矣瓊山邱氏欲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顗之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革天下之宿弊非無見也漢法非上林三官錢不行崔沔謂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余謂官錢多則私鑄

之論

自息惟其流布不廣故奸民得因以為利我國家錢法盡善體質厚重磨礪精工宜其行之無滯而近局之地或壅塞而不流遥遠之處或流通而不足如閩廣江浙等省皆苦錢貴雲南又苦錢賤欲將滇銅購運則慮道遠費繁似當于湖南特設錢官開鑪鼓鑄（此論不易）以銷滇南之銅裕江浙等省之用廣東銅鑛亦可開採即于閩廣之交命官開鑪併買洋銅鼓鑄以裕沿海各省之用部頒錢文體式無使參差（以杜弊端）選方正清望（責成）之臣領之如第五倫為督錢掾長安無奸巧劉晏篤

五琦領鑄錢使而江淮政平任得其人何奸弊之足患民殷國富海宇蒙樂利之休其爲利也溥矣如彼泉流不流則民受其困然源之不清其流必壅法制不可不善也篇中原原本本斟酌停當君子之留心國計軫念民生也如此

潮州風俗考

潮郡依山附海民有雜（風氣使然）霸之風性情勁悍習尚紛囂其大較也蘇子瞻作昌黎廟碑謂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當時樸陋初開旋登（變化）彬雅海濱（亦易）鄒魯之稱所由來乎歷年既多流風日下文士漸趨浮華習奔競先名後實而鄒魯爲之一變矣武士恣睢倖擁節旄搗剝富民摧殘桑梓衆皆欣而耀之充健兒結黨類橫行市里行伍貴于詩書而鄒魯爲之一變矣不農不秀竄身公門鄉民獄訟恣其魚肉

遂至煬竈藉叢威福橫于士夫而鄒魯爲之一變矣

行伍之餘流爲闖棍似俠非俠瞋目街衢杯酒可代

殺人一呼而聞百諾胥役之餘流爲衙儈爲訟師間

有衿監靡然慕傚而刀訟之風熾不可遏矣鬮產告

（俱是當時實事）

爭賣妻告奪丐屍權爲父命蹻跖舉作賓賢樓閣空

中千奇百怪至於水落石出鷸蚌俱傷尚懵然不知

訟師之害巳其亦可憐甚矣既不懷刑遂輕憲網而

有包侵國賦抗拒征輸積逋連年妄希肆赦負氣喜

（此風盛行久矣）

爭好勇尚鬭睚眦小嫌即率所親而鬨至以刀兵相

格如臨大敵强者凌弱衆者暴寡而歃血拜盟之風村村倣傚多以豪爽悞致殺人因或藉命抄掠自殺圖賴覦爲奇貨投繯飲鴆刎頸沈河曾不少顧惜焉世家大族輕蔑孤姓呵叱若僮僕之不如及其積糞

若是乎財之不可不殖也

成家交遊恐後婚媾論財弗遴坦腹雖有賈董韓歐未可與素封者子較一日短長也好酣歌新聲度曲燈宵月夜傳粉嬉遊咿咿嗚嗚雜以絲竹管絃之和南音土風聲調迴别千金買笑視同泥沙遂有遊妓蕩婦駕一葉以當青樓又或締戲蛋婦風流自詡廉

恥道喪未有甚於斯也羣聚酣飲晝宵沈湎無貴無賤見賭則殉千金之宅萬金之產刻燭方寸揭以授之他家而有所不吝（親兄其事）輿夫菜傭襦袴蕩滌至于赤身沍寒衣蒲間火紙牌在手不忍棄置大抵士庶之家十人九賭兵役之家九人十賭通都僻壤無處無之蓋習俗之浸淫久矣賭博之餘流爲盜賊攘雞盜牛穿窬胠篋謂卑卑未足比數也截途剽剎取其貨而（丙午丁未年間事）劃其膚足底龜紋曰防追捕或則操舟溪河禦人于郊關之內結隊出海擄客于重洋之外又或入山招

匪盜刓鑛砂金銀銅鐵鉛錫擅爲私家之故物逞强
此害更烈
相奪霸踞壟口流毒地方爲害靡有涯焉酷信青烏
家之說謂富貴出自墳墓沈迷風水爭訟盈庭椎埋
盜骨凶惡無所不至而程大平鎮相尚屢遷葬後數
此俗最惡
年必發塚洗骸睇瞻凶吉至數百年遠祖猶然洗視
不休雖讀書明理者亦恬不自覺其非則貪癡之陷
家家
溺然也信巫覡不重醫藥風寒暑濕動云命運衰低
如此
衝犯鬼物三牲酒果鼓角喧天富者連日貧者半晡
士大夫家亦然耳罔極之喪置酒召客延僧禮讖開

冥路打地獄云爲死者滅罪資福雖有賢良方正之

（忍心害理）

親亦必文致以剉磨舂燒之罪告哀於佛自以爲孝

不知其爲大逆不孝之甚者高堂無菽水之歡而齋

（此風已數百年竟牢不可破矣爲之掩卷太息）

僧布施盈千累百生死之交一錢推刃同胞骨肉半

畝訟庭獨捨田入寺千頃不以爲多建刹泥金萬鎰

猶以爲歉世風至此可痛極矣自昌黎公貶謫無聊

偶與大顛一接僧徒藉爲口實謬擬三書甚至肖形

（無惻隱之心）（無）

廟壁誣以折腰拜服之狀士大夫不知忿恚隨聲附

和以爲實然共尊大顛爲祖師甚者凡遇禿斷皆呼

師父不思此何人也而師之父之所謂人心不死者安在乎倭佛之餘流爲好怪石或能言樹或能靈厠間古柩亦神亦仙酒肉香紙男婦趨若狂焉於是有白蓮教天主教無爲教又有後天一教獨闢新奇男稱仙公女稱仙姑書符呪水治病求嗣寡婦見夫閭香迷藥毒流遠近其敗壞風俗不可言也鬼怪盛而淫邪興廟祀多而迎神賽會一年且居其半梨園婆娑無日無之放燈結綵火樹銀花舉國喧闐晝夜無間擡木偶以遨於道飾裝人物肖古圖畫窮工極巧

卽以誇于中原可也婦女入廟燒香朔望充斥然皆中年以上者及歲時應節踏青步月觀劇賞燈少艾此風自石太守放燈起三十年不可破矣結羣直排守令之闥擁擠公堂沸若鼎溢遨遊寺觀跳叫無忌不復知人間有男女之別矣海濱之婦或捕魚蝦拾蛤蠣以資生計山城閨閣日陟岡巒樵蘇爲業蓬頭赤脚多力善耕雖昧踰閑之戒然瘠土民程太平鎭皆然勞亦其勢然也秀妍頑蠢諸邑不同霜貞勁節比比節烈最盛皆是歌黃鵠殉所天陷賊濺血視死如飴誰謂巾幗塲中遂無乾坤柱礎哉下戸惡習慕富憎貧貌寢非

甘糟糠弗顧良人朝出蹇脩夕來則不當以人類目
之者也總之風俗因時變遷亦隨長上爲轉移彰善
責成有司
癉惡樹之風聲實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唐虞之
世司徒敎以人倫夏后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豈
好勞哉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祖仁皇帝六十載德盛化神生民未有
皇上宵衣旰食惓惓以民生風俗爲首務
聖諭廣訓一書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

萬世開太平雖使堯舜復起亦無以易守令小臣何幸身親見之自奉

諭訓以來海澨山陬共仰蕩平正直之王路每當城鄉市鎭朔望宣講父老扶杖而觀童兒翹首以聽歡忻蹈舞共興于孝弟仁讓之風潛消其獷悍囂凌之習（此近時事）日新月異漸幾淳美向之耰鋤德色箕帚詬誶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今則肥甘娛老處處皆然封股和藥廬墓爲哀海瀕揭饒之間不可勝數也知兄友弟恭之爲美雖未必皆眞情篤摯而一錢尺土

胞乳操戈亦駸駸乎鮮矣則敦孝弟以重人倫之
諭旨爲之發蒙振落也營宮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繼絶
嗣重祀田鄰省鄉親望門投宿罔有所靳歲時戚屬
樽酒言歡率以爲常其於宗族鄉黨雖未必盡皆雍
睦盡息爭訟亦庶幾有遵道之意焉農力于耕女勤
于織高山亦種禾苗藷芋生于崖澗程繭潮紗潮毡
山景如畫
麻葛諸布流行海内服食器用亦稍以驕奢爲戒若
夫一擲千金傾家結客則十一邑中未見有其人也
切中潮習
工不甚巧而業則專商競刀錐航海者衆福建臺灣

寧波上海交廣海南日本諸番視若户庭行險逐末

雖非中道而志定于謀生靡有非分之叵測重農桑

尚節儉務本業涵濡于

聖訓者深矣曉事耆耇含哺嬉遊牆陰樹下説古談今

講法律以儆愚頑者有之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勿干

法網各保身家訓子弟以禁非爲者有之宵匪竄投

鄉閭側目旗人入境里社驚惶誠匿逃以免株連者

有之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其親兩口檳榔登時解釋（此俗甚好可無宿怨）

其有深讐宿憾亦可杯酒言消邇者命案已少其十

之六七解讐忿以重身命者有之明季士大夫驕橫太甚雷轟虎虓莫之敢攖及乎亂離之後摧殘剝落小卒賤隸皆得易而侮之儒冠辱于泥塗迂腐供其談笑俗不重士士亦遂不自重同流合汙不可問矣（句來積習）

聖諭慇慇士習遍方州而隆學校優其禮貌養其廉恥有司以澹臺爲貴士子爭奔競勵名節非公不至長（如此乃可謂之士）吏之庭卽有一二儈習未除嗜訟結蠹皆爲鄉曲所不容避匿他郡赧還故土矣（此句）曩時潮士好以禪學爲詩文貝葉梵音傾心高妙（來第一惡習）昌黎原道而後莫有以道

爲言者郭鄭二子（郭叔雲字子從 鄭南升字文振）從學紫陽雖著述不傳于世已爲嶺南絕響他若中離黃岡或從姚江講學或遊白沙之門其學以良知致虛爲要不外陽儒（此最可惜）陰墨之宗旨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自是而後高者習爲雕蟲卑者汨于制藝茫然不知正心誠意爲何物子臣弟友爲何事濂洛關閩爲何人弋獲科第而（幾於禮樂）已矣（可興）今則棉陽士子濟濟以聖賢自期待朔望衣冠而拜先儒飭躬勵行而講正學（已是升堂工夫）妖書邪教殄滅廓清不特儒佛之介辨之甚明且於朱陸異同言之歷歷

海陽學者亦多志道幸黃冠之消亡冀緇流之歇絕謂安得邑之寺盡如一邑之觀澄海遊僧鴟張說法一朝就縛（果是快事）士林稱快揭陽普寧程鄉惠來諸邑皆知（以手加額）程朱之正傳不爲異端所搖惑斯則經正民興吾道昌明之一大元會也文風之盛冠於嶺南三陽一鄉澄海饒平竟有經經緯史矩矱先正公然與江浙爭雄者卽以科名而論亦當百粵之半言忠言孝言禮言讓儒門恥於爭奪風尚爲之日躋則（變化有由）

聖諭所謂黜異端崇正學者蓋已服膺親切而明禮讓

以厚風俗亦毅然油然庶幾欲求無悖於煌煌
大訓哉曩時健訟成習刁誣甲于寰區潮陽詞狀日投
一千八百楮海陽揭陽五七百楮其他或三四百或
一二百多寡不同未有在百以內者今已各減其十
之八訟師藏頭靡耳有散而之四方者
聖諭再廸數時誣告可以盡息而善良咸歌樂利也曩
時竊刼盜賊從橫遍野水陸皆戒心之地今則狐鼠
革面郡邑俱已肅清行旅恬於戴星夜户可以不閉
保甲之效亦既彰彰若此矣曩時逋賦成風紳衿大

豪較小民爲更甚是以猜籍雍膠亦甲天南諸邑監
生多者至二千人次者千餘人最下亦數百人恃護
符撻催差捨命催科不能完十分之五六今則紳士
皆踴躍輸將急公以爲民望本年糧米如普澄惠埔
平鎮諸邑或入秋即已通完或冬臘並可廓清海揭
程饒皆在九分以上雖以潮陽之積逋難追亦于十
月之内清至八分有奇比及奏銷報最綽綽此從來
未有之事皆由
聖諭深切著明有以大發其羞惡之心天良一動嚮化

如流以至此也向來惡俗洗滌爭盡者有三曰賭博（向來此三者最盛）曰私宰曰盟歃賭博之弊拔根塞源造售賭具者無有矣私宰之輩投刀改業即以一金市一犢牛肉無有矣盟歃之儔雪消見晛併强宗鬬俠好勇鬬很之風亦大爲斂戢矣遊娼戲婦咸逐出境私蛋外淫並爲厲禁蕩舟沉湎歌舞嬉遊皆自知羞愧焉惟喪事（數年淩淫已久難以猝變姑徐俟之）供佛飯僧信巫尚鬼遷塚洗骸賽會燒香遊燈好戲重富輕貧趨炎附熱此則習俗所未盡蠲者力行

聖諭仁漸義摩沐浴于道德齊禮之中有不回心嚮道

以幾時雍風動之化無是理也敬錄

聖諭廣訓書永垂方策以爲移風易俗之心傳俾千秋百世爲司牧者知所準則焉

刻入此書具見移風易俗一片熱腸古來循志者無此巨眼

前半言潮俗習染之深後半言潮人變化之速自是天成杼柚大開大闔無微不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於今見之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賦　檄　銘　箴　贊　節略　事錄

臨漳臺賦

試登漳城萬象縱橫停驂四望（展開養局）百慮環生地轄揚州之域野分牛女之星羣峯繞翠一水澄清雉堞崒嵲烟井喧轟門因貢珠著堂以尊道名樓有喜雨之頌

閣有齊雲之稱郡判曾爲留珮君子於焉建亭凡皆錯落蔀屋之間共藏風而聽月未如雄踞高山之頂獨結瑤而搆瓊緊惟臨漳之臺實擅丹霞之勝基跨龍首形開鶴頸規天矩地竦峙方正嵬峩岌嶪莫之與競遂偃蹇而上躋過雲霞於膝脛可以望氛祲察災祥順時敷政時觀遊節勞逸省風布令覩茲下土之有幹有年何妨聽樂而以觴以咏爾乃東望岐山竹節淸泉萬松鳴鶴蘄巖蜿蜒鐵甲之崖方隋壁鴛鶩之樹欲參天赤嶼流丹來海嶠白雲舞練於日邊

冉跌取勢

琢句

太平清趣

點染極工却無脂粉氣

至如南望郊闉清溪橫帶雙橋臥波似龍兩大霞山環水雲之館洲荷張刺史之蓋綠楊垂柳恍忽章臺虎洞獅巖備極一方勝槩又如眺望西北岡巒騰複湖光瀲艷山際流瀑天寶珠飛龍江漁匱圓山康叟

六朝高手

之祠北溪安卿之屋瞻天柱如培塿俯歐寮若寸木皆迴環於臺下使我臨風而躑躅於是思今弔古設想噫嘻紫陽涖漳之日吾道南來之期則斯臺也爲

獨取其大具見根柢

講學明禮之區固與靈臺重壁互相等夷而非一柱九層敢共馳驅若夫登斯臺而恤民隱則有柯判感

鵾之精誠登斯臺而談兵事則有姚侯平海之戰征
劉表呼鷹未足方其意趣項王戲馬詎足比其英聲
（沈雄老健）
亦有倒懸之士羨黃金於易水愛花之客慕避風以
徙倚歲時士女遙逍容與管絃嘯歌雜遝羅綺汝酒
既清汝殽既美我呼得盧子呼得雉絕類桂宮走狗
（掃去一切）
之風依稀廣陽鬬雞之鄙余獨立臺上兮忽超然而
（極慷慨歷落之致）
倘徉視千峯之俯伏兮神欣欣而樂康疑日月之可
接兮羌舉首以昂藏望鵬鯤於北海兮振鳳凰於高
（太平得意景象）（神味）
罔覩萬家之烟火兮喜桑麻之青蒼但覺耕食鑿飲

羣黎之皡皡兮孰辨夫堯臺與臨漳

有文選之華而不至於靡迴異六朝胭脂氣習後幅說到講學明禮民隱兵事具見滿腔熱腸絶大本領固不徒與登高作賦者爭榮華於旦夕也



擬諸葛武侯伐魏檄　建興五年

蓋聞君臣大義萬古爲昭不臣當誅千秋常典是以蚩尤作亂軒轅有涿鹿之兵防風弗懷文命有會稽之戮少康一成一旅亦滅過戈名虎來旬來宣遂平江漢趙盾縱賊董狐筆曰弑君陳恒作奸孔子聞而請討誠以天冠地履分位截然見無禮於其君如鷹鸇之逐鳥雀不容亂臣賊子胡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也曹操以譙東梟雄逞穿窬之智假倡義兵暴寡脅弱逼遷乘輿覬覦神器跋扈專權陰鷙浮於董卓憑

名正言順不同大帽套子

西京氣味

陵造孽跳梁等之黄巾乃自爲將軍改丞相封魏公
進魏王目中全無君父矣復自加九錫僭車服建宗
廟立社稷天下有此人臣哉桀驁之形日甚一日簒
繪出老瞞神氣
奪之勢夕不俟朝滿布爪牙摧排善類中外惶惶若
挾蛇虺雖齊田魯季晉室六卿未有若斯之横也於
是孝愍先皇帝切齒痛心密傳衣帶之詔百官裂眥
精卓有情
怒髮共議市朝之誅方謂剌趙高於秦廷殲少卯於
魯觀殄除逆黨肅整朝綱詎意偶洩機謀頻遭反噬
寫出老瞞窮凶極惡
董承死節耿韋竭忠甚至操戈犯闕弑后妃於天子

一謂沉痛淋漓

之前仗劍入宮戕皇嗣於朝廷之上罪逆滔天古今無比猶且妄擬文王汚衊先聖哀哉無忌憚也拔舌有餘辜焉雖賣履分香如鬼如蜮豈天下後世可堪欺罔賊子丕世濟兇虐繼操（雖切）之志行莽之事攘奪玉璽傾覆金甌華歆王朗之徒舐糠齅餌賈詡陳羣等輩澤吻磨牙遂使巍巍御座上據野狐濟濟王官下拜閹孽二十四帝沐雨櫛風（聲淚俱下）之社稷一朝頓移四百餘年尊賢養士之國家萬死莫贖嗚呼痛哉猶幸天未絶漢民思舊德我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存復祖業

卽欲捲旆北征誅夷叛亂而國家多故匪遑離局大（斡旋得好）志未遂中道崩殂是以吞舟漏網未正司敗之刑負嵎稽誅致效夜郎之大（老勁）亮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氷兢誓討國賊而老奸天極小猾數終無由戡操禽丕傳首以謝天下惟當滅曹興漢鞠躬以報聖朝曹叡黃口乳臭冥頑無知襲父祖之餘兇孽非已作（故寬一步以欣動其自新）忘宇宙之名器情亦可原但文繡雖華非犧盧所應婁曳八珍雖美非蛙蚓所得嚂酣自有開闢以迄今茲未（愈逼愈緊以見）聞跖蹻終奸天位誅寒浞於窮門非得已也巒新莽

於長安此其時矣亮奉皇漢威靈嗣王明命大舉貔貅以除螻蟻鼓鼙動地雷厲而風飛刀戟連天日臨而月照將以忠義勝吞強寇如屠匹雛兵以節制強靖邪氛若掃秋蘀逆不敵順暴豈當仁震叠無前蕩平有日爲此特申大義布告中原凡汝從賊官民孰非大漢臣子或膺累朝之寵命或受先帝之弘恩因迫脅而事仇知非本願相事機而報主寧罔懷忠倘能殺賊來歸卽膺上賞若將全城獻納且錄崇勳前徒倒戈血流何須於漂杵首稽崩角迎師無藉乎簞

（是蜀漢將）（是蜀漢兵）（王者之師仁人之言異樣精采）

壺苟曹叡能蓋前愆自知罪戾乘天兵之未至去僭號而乞降則解縛焚櫬貸厥餘生畀之侯封以存先祀亦非大漢之所吝嗇也（得體）司馬懿父子及諸夏侯等吠堯非主皆忠所事本朝寬大咸與維新並虛上卿之位待以家人之禮幸卽幡然悔悟叩我軍門無以曹氏親暱自生疑畏烈崑岡之炎火予亦何敢爲此心逞螳臂以當車汝甘自罹于死地哉其師旅所過地方秋毫無犯（如見湯武行師氣象）農安隴畝賈安市廛如舊營生不必驚悸凱旋之後復爾征徭第殲渠魁以洩九廟祖宗

之憤式除逆醜用慰萬方億兆之情俾遠邇州郡悉知此意早圖革面免致噬臍此檄

陳琳一檄止罵得半截曹操未足以快人心是作淋漓盡致併其子孫亦罵及之可補陳檄所不逮後幅和平寬大而有駿厲嚴肅之氣自是王師體裁



巨硯銘

鐵面石骨（聖之任者也恰切是硯）磨礲一世吐納煙雲揮灑天地旣以重而（是巨）威者（硯）固吾學復縝密以栗而潤澤之光被禮樂刑政蘊諸中而裕如仁義道德取之懷而咸備遇堯舜則安安以陳謨逢湯武則戛戛而作誓（奇情煥發）在杏壇刪述六籍磨而不磷（精切）實居弟子之班及考亭註疏經書沈浸醲郁（而亦然）若好友之不可須臾離胡爲乎入塵坱之羣任（似有所爲）童兒以磨涅猝焉擲地作雷聲保無瓦全之是悖吾將借義之之池濯爾顏之俗氣爾其息交絕遊與吾

借隱於深山茂林之際理杏壇之故業追考亭之高

彞○墮○緒○之○茫○茫○

將○註○經○而○修○史○

志唖珠噴玉垂華袞鈇鉞於千秋將使龍尾馬肝若

夏瑚商璉彞鼎球圖之重器

此是非常之覗乃唐虞三代法物無所不裕如者

聖賢爲徒豈畏童兒磨涅哉守先待後專在此矣

字字精切匪夷所思

墨海銘

壬子夏仲余之端州長兒雲錦從將遊七星巖而不果購得一墨海以歸甚樂之乃爲銘銘曰（勝于星岩多矣）（追思猶覺悵悵）

端溪石出巖嶰雕爲圓硯名墨海潤澤起烟雲觀者疑鼎鼐形似太極分陰陽又若中原環四瀰雅量要寬深可爲世模楷容墨數斗筆如椽大書特書生光彩何羨乎崧臺室七星巖對茲片石足千載（精切）（中有不朽盛事在）

古雅遒逸實大聲宏

古琴銘

童年有志琴學苦無師長欲聞聖人之道覺日夜孳孳不遑復他及矣己酉夏日獨坐土室鄉人寄古琴贈余梅花斷紋遍滿腹背中間有文曰碧泉不知爲何代法物俾余學之以解慍余曰噫何慍吾自樂其樂非人所能使之憂造次顚沛心常自得不啻太和洋溢宇宙也雖然古琴難得不可以虛人之賜命兒曹學之旣成而鼓我心益陶陶然乃銘曰

我自賞音不問鍾期高叟洞中白石澗湄焚香靜坐

結想黃羲一彈再鼓我心則怡

和平靜雅有光風霽月玉色金聲氣象

劍銘

少時好劍弗可得命工鑄青萍尺許佩之友人唖焉旋亦棄去己酉遭難誦古人欲請尚方斬馬劍之語（忠臣義士乃有此種血性）甚壯之適有以紅彝劍見惠者名曰秋霜光閃閃如掣電喜不自勝遂拔起舞覺胸中浩然爲之一快（豪氣）乃銘曰、

心有懷請尚方誅奸黨掃欃槍（慨當以慷）美人贈我紅彝劍極（本事）目閃電名秋霜但把太阿持在手僉壬膽落民庶康千秋太平如此日挂之壁間好善藏（善頌善禱）

寥寥數語有剸犀斷蛟手段

持敬圖自箴

夫夫也少不自量夔尚爲徒先人敎之誦法程朱循分盡性匪躐匪拘從容深造爲君子儒長遭坎壈牛馬馳驅學殖荒陋浪擲居諸繫心民物罔顧揶揄流離顚沛謬學著書兢兢寡過惴惴昏愚立誠持敬寢食與俱試思天地之廣大載籍之紛如至道之弘遠聖學之菑畬雖假汝彭聃之歲尚孳矻不見其有餘何半生之碌碌至此始愧汗於勤劬雖然猶未也古人寸陰是惜旣耄而好學不渝尚及今夙夜黽勉庶

（奐○醒○）（尚○元○脉○）（先○訓○精○純○惟○是○遵○）（大○道○浩○浩○何○處○仔○肩○）（所○謂○學○如○不○及○）（也○）（古○雋○）（悚○惕○）

幾乎不自暴棄以明善而復初

孳孳好學望道未見苦衷躍躍紙上粹然儒者之

言也古雅清健自其剩技

訪道圖箴

陳雙山海陽詩人也年七十六矣篤於學爲潮中老名士鄉人多宗之然好浮屠（大顛流毒）自以爲得其秘私謂余同年友蔡世厚曰藍公惜不信佛我當携佛書示之世厚曰先生欲焚佛書則可不然不可令藍公見也（蔡君豪傑之士聖賢之徒也）雙山乃止然猶有援入意一日出訪道圖小像命書數語余曰善遂爲之箴云

此老不聊圖新面目遊心浩渺崆峒之麓文繡弗華曳彼道服杖頭錢盡葫蘆繩束駕言訪道徘徊躑躅

道不遠人當身自足日用倫常放則彌六至誠盡性
（正道不待外求數語盡之）
其次致曲用舍行藏與時伸縮胡爲遑遑誰訪誰逐
此老聰明有書滿腹長吟短章稿幾盈屋豈厭盛名
（明正其非不可）
將趨靜穆抑昔詩人逃禪成俗彼學虛空如入幽谷
（日姑容）
人人火書惟恐不速此老大賢詎爲所梏寫意適情
（硬把聖賢坐在他）
不拘方幅左無黃冠右無緇禿固知二氏非其所欲
（身上不放走入天竺去）
春風沂水亦翻新局觀者無誤謂求天竺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旣倒此維持正學一片
苦心非苟作也

畫鷹欺熊箴

余所見古今名手畫鷹者衆矣大抵類正鵠繡羽毛鮮可觀也玉山佈置超脫有勢有神鐵幹梅花踞棲得意又作一熊趨樹下彼此相照似極惶急余頓怪此鷹强梁不覺動抑强扶弱之典援筆祖熊主反爲客此則玉山之能移我情也筆墨之妙一至于此可愛也夫爲箴曰

鷹犬之才眈眈熊羆之彥得無有妬心乎汝既居高臨下可肆搏擊彼亦自忘雄健靡然而趨豈其智不

足力不敵哉高卑之勢懸也試思如熊如羆則折衝禦侮非熊非羆則帝王之輔豈汝輕薄羽毛所能攫（見得非鷹所能搏）拏而呑噬況彼多力趫捷肯困草莽泥塗間誠恥夫飢附飽颺如汝輩（此等人儘多）饞口惟利是視耳梅花初放春色（就畫景點綴）方來且各息爭機從容相睇各自樹立（切樹上下）何如

熊豈鷹所能搏但上下勢殊有此惡狀小人得志如此鷹君子失勢如此熊使平立交手孰勝孰負吾不得而知之矣

曾叔祖侍御紫濤公像贊

於戲此吾族祖紫濤公遺像也（一起悠然）公弱冠遊學粤東入海豐庠登賢書粤人訐而削籍崇貞元年詔改還閩籍成進士以家于粤不忍去卜居潮州之普寧子孫遂爲普人矣（不愧名族）雍正五年鼎元奉簡命出宰普邑普中父兄子弟皆體諒遠嫌鼎元亦未遑款一本之誼幸各守禮法與仁讓無獲戾於普邑士庶（情詞藹惻）然此心缺然亦足見俗吏之不可爲也罷官之後乃步入祠堂啓公像瞻拜焉歲久蠹蝕命工人

整而新之。爲贊曰、

赫赫直指蹇蹇王臣公忠爲國康濟生民觸邪排佞不憚批鱗明末宦寺勢傾紫宸公疏搏擊大璫王坤羣閹屏息朝廷始尊薦黃救魏（薦起黃道周論救魏呈潤）威鳳祥麟海內拭目治平可臻法行自近戚里元勳驕驕權貴望風而奔三邊驄馬九野懽訢大同宣化遺澤今存梁督廷棟失馭辱軍公糾其罪將士氣伸出按三楚時事棼棼萑苻徧野藩封腥聞民生其間如溺如焚公心憂傷不寐忘飱日撫流寇夜籌脫巾王不可治（精語可）

（垂金石）治其私人他藩猶可貪虐惟岷岷藩長史聽者驚魂吳氏從哲莫惡無垠擢髮難數天日爲昏請誅諸市以快羣倫遭王反噬禍幾及身民懸可解身家遑論逆賊獻忠妄肆邪氛禽斬未能權施撫循旣撫復叛（此着更爲艱難）叛後更馴極知養虎非可相親冀獲掩捕如縛雞豚殫心竭血兎爰頻頻天不祚明人謀空慇鞠躬盡瘁（臣力竭矣）可告蒼旻公之忠誠衝霄貫雲敬瞻遺像嚴厲直溫子孫珍重千秋不泯

小序簡質贊詞悲壯把侍御一生剛腸熱血氣魄

鬚眉俱一一繪出紙上可謂傳神之作

叔祖司馬時山公像贊

時山公富於學博通今古典故尤以詩名仕明爲職方主政見時事日非急歸田絕仕進念（見幾而作）順治八年詔起復原官以母老辭不赴（孝）逍遥山水年八十餘猶飲酒賦詩自樂（受用）鄉人以爲有陶靖節先生遺意云（庶幾近之）贊曰

聖人之學時中而已（時山二字義本取此）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公在勝朝宦情如水甫入中樞投簪還里急流勇退見幾知委盛世蒲輪翹翹趣起有母年高難堪陟屺陳情終養

人稱孝子從茲息遊談經論史寄傲東郊閒觀耘耔（確似靖節）
崑山片石坐臥徙倚有酒則醉登舟則艤隨興賦詩
以蕉代紙遇景盤桓不知遠邇八十餘年靖節相似
與時偕行江流嶽峙

脩潔俊逸有瀟灑出塵之槩

懷遠將軍劉輯侯圖贊

將軍楚人也分節潮陽潮之人安樂之余以丁未冬兼攝潮令篆與將軍同城值頻年荒歉之後軍士乏糧者半載懸釜嗷嗷民間岌焉賴將軍威德深入人（時勢艱危方見本事）心約東至善是以軍士雖枵腹而罔敢越思得以待（此是劉公之能處）余之來也萑苻遍野水陸道梗將軍與余同心協力（和衷共濟）晝宵擒勦二三十年漏網之盜靡不搜治廓清共事（行誼）歲餘未嘗以私干瀆惟地方利害侃侃商謀佐余不逮者甚多今潮人夜扉弗闔商旅晏然兵民相親如

同昆弟皆將軍力也余以狂愚致觸權鋒遭吏議軍士憫西來粃穀累余身家願于月餉搭支免余賠墊道憲樓公運來西穀一萬四千石積貯潮陽運官船户沿途盜賣買粃穀攙和應爲賠補三千餘石余查出奸弊拏獲賍穀併盜買犯証繩船户等以法致蒙憲怒揑欵揭叅時方賠過一千二百石尚有粃穀二千餘石弗能代賠潮陽海門達濠三營目兵憫余受累願于月餉搭支於是署事接任陳閔二同寅亦與余分賠一千二百石其餘分配營兵支完方得免累古道之風猶存行伍知將軍之德敎深矣今當宁留意人材將軍一舉一動皆超羣類之表旦夕遷大鎮節鉞封疆自其分內事耳余既愛將軍材武重將軍之行誼喜將軍惓惓民生爲余綏靖地方之知已也於其圖而爲之贊曰

偉哉將軍孔武且仁威鳳丰姿龍馬精神強弓大戟
絕類離羣出入行陣虎吼雷奔五羊勞勸黃岡忠勤
（材武）
自來潮邑山岳生春伏莽革面夜吠無聞兵曰師保
（繪出兵民相安景象）
靡梗弗馴民曰父兄藹然以親惠澤公溥投醪飮醇
帶牛佩犢沐德維殷樸誠直爽不事虛文言言要道
（清操）
步步率眞胸有血性手無汚塵瘴江蜃蜮變幻煙雲
（自然入妙）
風清日朗僅見斯人他年績茂追古大臣將移此圖
繪之麒麟

平淡中有老潔之氣舟誼交情彼此闗着非世人

一味浪贊者可以問津

壬午忠節略

建文壬午燕王棣陷京師（據事直書）羣臣不從逆而死者百餘（嘉死節也）人文學博士方孝孺斬衰哭罵不肯草詔抉口錮獄燔削先墓戮其九族皆不從乃并坐其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十族（奇虐）然後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好二女）三人謫戍死者不可勝數二少女被逮過淮連袂投（好兄弟）水弟孝友亦慷慨就戮有取義成仁在此間之句兵部尚書鐵鉉背立庭中割耳鼻爇肉令啖不肯一顧寸磔至死罵不絕口以油熬其屍令內侍以鐵棒夾

使北面油沸丈餘内侍手糜爛走屍仍反背老父母
安置海南二子編伍充匠尋皆見殺妻楊氏并二女
發教坊楊死二女終不辱後赦出適士人左都御史
景清植立嫚罵抉其齒血噀王袍剝其皮實以草繫
長安門碎磔其骨肉燕王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
趨前搏王王驚命燒之巳而夢清仗劍追繞王座赤
其族籍其鄉村里爲墟禮部侍郎黃觀聞變投水死
亦束芻冠帽剉於市籍其家連姻黨百餘人皆謫戍
妻翁氏并二女配象奴翁及二女家屬十餘人俱投

凜凜有生氣
好血
皮亦忠
勇
可笑
好妻女

淮清橋下死監察御史高翔喪服不屈沒產夷族諸給高氏產者悉加稅令世世罵翔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以其地爲漏澤園右副都御史練子寧斷舌不屈血書成王安在宗族棄市者百五十一人九族抄戍者三百七十一人大理寺丞鄒瑾京師陷自殺亦夷其族四百四十八人僉都御史司中名見不屈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大理少卿胡閏衰絰不更夷族不屈命力士以爪落其齒齒盡而罵聲不絕剝皮實草殺

奇虐無理恐後世未必罵翔

賊行

賊行

其家二百十七人監察御史董鏞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禮部尚書陳廸抗聲指斥與六子同磔於市宗戚被戍者百八十餘人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其衣帶中之句也袁州太守楊任籍產族誅親戚百餘家皆遠戍戶部侍郎卓敬以不爲管仲魏徵夷三族太常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監察御史魏冕王度巨敬盧振宗人府經歷宋徵皆以不屈夷其族御史鄭公智以不屈故戍其族左拾遺戴德彝不屈將赤族嫂項氏聞變令盡室逃獨身留被械焚

炙遍體無一言戴族乃全其不及宗族親戚而被殺戮礫械棄市者刑部尚書暴昭去齒斷手足斷頸而不悔郎中王高大理丞劉端俱滅鼻捶殺而猶謂有面目可見皇祖侍郎盧迥長謳受刑御史甘霖從容就戮連縊引頸受刃白氣冲天而僵立不仆張彥方暴屍譙樓暑月經旬而顏色如生户部侍郎郭任父子俱死兵部尚書齊泰駙馬都尉耿璿兄弟俱死副都御史茅大方父子祖孫俱死青州教諭劉固父子兄弟老母俱死漳州教授陳思賢率六生哭於明倫

補點姓名古筆

堂亦俱坐死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也又有尚書侯泰侍郎黃魁胡子昭給事中葉福陳繼之韓永御史丁志駙馬梅殷長史程通龍鐔博士黃彥清按察僉事湯宗知府姚善葉仲惠陳彥回黃希范同知周繼瑜知州蔡運神策經歷周璿皆被殺戮磔棄市以死其不屈而自殺者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太太常卿廖昇僉都御史程本立衡府紀善周是脩谷府長史劉璟御史林英夫婦孝子高巍自經死給事中黃鉞赴水死龔泰投城死翰

結之上

林王艮伏鴆死郎中譚翼赴火妻子自縊死浙江按
使王良自焚死其妻先投水死中書舍人何申慟哭
吐血死都司斷事方法投安慶江死樵隱指揮張安
棄柴投水死工部侍郎張安國及其妻鑿舟自沈死
寺丞周宗起及其子俱投琴川死永豐鄒朴教授劉
政吏六日鄭華不食死浮梁教諭王省觸柱死含笑於有詩
地下不愧文天祥而御史曾鳳韶夫婦死矣翹首謝著文一敘法
京國飛魂還故鄉而刑部主事徐子權死矣周粟豈
不隹所見艮獨偏而脩撰王叔英及其妻二女死矣

至於燕山衛卒東湖樵夫或日夜涕泣不食而斃或仰天大哭投湖中皆死者也其最可恨者身死而妻女分隸教坊配象奴若鐵鉉黃觀齊泰茅大方胡閏陳繼之姚善侯泰董鏞郭任謝昇胡子昭陳彥回牛景先等十數人皆遭此虐焉（補算）

論曰嗟乎此豈有人心者哉毀體磔身戮屍剝皮慘於炮烙隸教坊配象奴辱於剸剔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嬴秦雖暴族不過三不聞其以十也發人之墓辱人之妻女盜賊之行也甲申之變完節者六十（論斷大公至正沈痛淋漓足令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

餘人不聞李自成以此施之也忠臣義士何代無之未有若斯之慘且衆者也開天闢地以來弒君篡國之賊喪心滅理至燕王棣極矣因誌其大略以爲萬古之戒

千古第一暴虐之案讀之而不傷心痛恨怒髮上衝目眦盡裂者非人也千古忠臣義士百折不回亦以諸公爲第一讀之而不肅然起敬恨不得起其人于九原而拜之跪之者亦非人也

臺將劉得紫陷賊不屈事錄

劉得紫字樹公其先直隸文安人有明中葉七世祖指揮均寓居遼陽遂籍焉我朝龍興遼陽首附收入正紅旗得紫伯父淸泰總制八閩父朝英以甲午副榜授湖北江夏令卒于官得紫時方十二齡家徒壁立孤苦好讀書尤工騎射康熙四十七年八旗以騎射選引見得錄用由步軍校牛彔章京累遷至侍衛上神武善射百步穿鼓子百發百中顧羣臣罕有能及者命得紫得紫惟 上意所適視鼓子中邊上下

左右命中不差毫釐　上大悅自是每射必從明年

補石匣守備未幾遷山海關都司復遷汀州鎮右軍

遊擊五十九年調臺灣鎮中軍遊擊秋七月抵任訓

練有方子兵字民臺人敬且愛之在臺九閱月南路

崗山土賊朱一貴倡亂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聞報請

出師親往勦賊鎮帥弗許遣右軍遊擊周應龍以行

越七日兵敗賊陷南路營乘勝直趨攻府得紫偕鎮

帥率諸將弁分劄春牛埔禦之晦日大戰得勝賊退

竿津林五月朔日黎明賊衆漫山塞野分路俱集得

紫獨當一面鏖戰中路口須臾兵丁王福舟奔報鎭師兵敗得紫急殺回春牛埔救應則總兵官歐陽凱水師副將許雲遊擊游崇功戰敗死矣（全軍黯然應悔不早任得紫矣）賊四面攻圍得紫猶賈餘勇左衝右突衆寡不敵所乘馬爲賊所殺遂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不忍殺得紫從容謂之曰吾爲

天子命官今日萬不宜有生理但求埋吾帥屍首死亦瞑目（生氣恩誼並至）賊首黃日昇嘉其義聽之已復羈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字法簡）賊與之言弗應遣其徒進食弗食餓

數日不得死同難漳浦人陳上珍見其不食不語日（峭）
永難卒度貽綱目三卷自卯至酉不釋手賊勸之降（恬雅得妙）
厲聲曰汝輩要我順從快把刀割了頭去賊相謂曰（生氣）
劉公忠義人從其便但戒守者不令出凡良民入省（賊亦可謂）
視弗禁得紫猶不食七日仍不死把總張文學贊禮（情厚矣）（奇）
生陳時遇揣其不食賊之食親爲煮粥勸進得紫泣
曰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縱賊憐而生我何面目（得紫眞不死矣）
見東寧父老是時羣賊不和將吞併諸生林阜劉化
鯉等言諸賊皆攘雞盜牛椎埋烏合之衆亡可翹足

待乃稍稍進粥食延性命以待王師貢生黃國英民人鄧世祿楊鼎龍等餽金錢衣服物食日相繼有不識名舊兵見得紫卧地移一床與之又有泥水匠贈氈褥亦不知其名六月十有六日大師攻克鹿耳門復安平鎮得紫聞知大喜然守者益戒嚴十七十九兩日戰鯤身賊復大敗得紫陰散賊黨去者半焉越三日守者盡逃得紫因得出遂叩統師軍前請帶罪立功募丁壯百五十人隨師征勦北路二十八日遇賊于大穆降得紫奮勇先驅衝殺大敗之所向無不

一當百斬賊徒無算奪其旗械窮追至鹽水港閏月七日領兵接應溝尾庄鄉民圍捕賊首朱一貴等巨魁脅從皆就縛南北二路悉平臺郡士民以得紫爲奇也白其事于總統大帥請旌之以勵臣節

論曰劉得紫可謂從容就義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結出感事）嵩山之役早以斯人行當必不至于此悲夫東寧禍殃蓋亦有天定焉士君子遭際不同或舍生取義而死或取義求死不可得而生其忠貞一耳得紫德容晬盎望而知爲端人正士余東征得覯手裁愉快不

能自已於其去也思之深因珥筆而書其事雖然君子愛人以德得紫今後或出或處俱不可知當念名節旣成以第一等人物自命無使後之遜今則余文藉不朽矣吾友何峯山將還中土此行必見得紫以斯言告之

不降亦不死天不忍棄東寧也得紫所全多矣好事者或猶以不死爲疵議人之不樂成人之美也甚哉



鹿洲初集卷十六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讀傳　書後　跋

讀西門豹傳

西門豹以河伯娶婦故沈巫嫗三老於河千古大快也鄴國賢乃以爲任術而未仁何哉夫仁莫大於愛民愛民莫若順其欲而除其害除數民害以生千萬

通篇辯駁此一語

大道理

民何所爲而不可且巫嫗三老歲歲爲河伯娶婦斂
民間數百萬錢而瓜分之所沈女子不可勝計天道
天道王法總不可赦
好還絲杪不差殺人者死古今常法也今如國賢言
將敎而誅乎抑敎而遂赦之乎敎而誅之其身總無
改過之日敎而赦之是殺人之過可改則人皆曰吾
亦趣
今日殺人明日改過不知爲令者將何以待之孟子
老吏斷獄
曰是不待敎而誅者其斯之謂無疑也雖然使豹明
牽巫嫗三老而戮於市亦未大快人心而蚩蚩者民
或以得罪河伯是懼惟漸次投之河若曰彼固歲歲

設想極奇却是情理

爲河伯娶婦者亦可因此以爲河伯酬恩之地河伯有知當必善待之終送之出無令其死也至於良久（妙妙）不出而巫嫗三老竟死矣則河伯之無能爲可知矣（妙妙）而後民心大快羣疑盡釋故豹是舉雖近於戲而以其人之術還斃其人之身至當不易非婦人之仁所（老勁）可同日論也

古今第一快暢事尚有從而訾議之苟非迂腐不堪則不樂成人之美耳數語折倒爽朗絕倫

讀則不雜成入之美耳幾語林倒其面說論
亦令約一束鳴書尚古從古嘗義之古非違古

河同君論中

其人之術遂謂其人之身辛不以爲非論人之言許
而後民心大快奉行盡釋放於是與樂雜論人大數而以
不出於五臨三年者完死矣則河伯之無能爲可知矣
有知當必善持人之遂之出無今其死也至於是人
爲河伯娶婦者亦可因此以爲河伯淵恩之地河流

讀田子方傳

○一揚○一抑○老氣無敵○

田子方高士也然未聞大道遺子思狐白裘而曰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某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魏武侯爲太子時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彝○常○）由斯二者觀之殆亦不學之士乎君子將以物與人必使之可受奈何欲使人受棄物無禮甚矣且禮尚往來謙尊而光匹夫而非我奴隸苟以禮來將善視之焉有君之適嗣下車伏謁而不爲禮之理哉貧賤驕人之說是未免戰國遊士習氣也聖賢舉動決

（○道○理○）

（○此○語○鐵○案○）

不如此雖曰子方嘗師卜子夏吾將以爲未學云

聖賢行事總在情理之中矯枉過正便非中道起子方於九原當亦無以自解

讀郭崇韜傳

拙哉郭崇韜之與故人子弟謀去也（陡然而起全神俱動）莊宗取天下崇韜以謀議佐命功第一位兼將相而宦官伶人用事將迷其君敗其國此大臣去邪遠佞盡忠報主之秋（緘默是做不得）也崇韜自度其力能則誅之不能則以死諫又不能則挂冠出國門惟恐不速胡爲乎委曲觀望於其間而乃與故人子弟謀去耶欲去則去何待謀謀而後（筆下斬截當推絕）去豈眞欲去者哉（唱）市里野人挺身將鬬復從容而解衣則旁觀一勸輒止矣明胡靖欲盡節呼家人飼猪

君子知赴義之不果也崇韜之不可不去豈待智者謀之莊宗耳淫於聲目眩於色宦官伶人不可斯須（道破庸）去也我不能使之去而又不肯自去鰓鰓若陰柔婦（人情狀千古僨事多在此輩）寺妬嫉之復口中喃喃危言以惕之彼自度邪正不兩立且畏禍及身欲其不先謀我也難矣故爲崇韜者去則生不去則死去而速則生不速則死不謀可決也故人子弟何爲向使崇韜早乞骸骨歸田里優游巖壑絶口不言功雖少伯子房亦何以過而戀戀雞肋百計彌縫尚欲立功以自固不思此日之功也

負堪一喙崇韜有知當亦啞然

復有加於開國佐命之上老饕顛倒一至於斯罟擭籠頭猶不知覺直至奸人矯詔五子同殃然後悔之無及其寃可憐其愚更可恨也雖然功名之際見機明決者有幾惟有道之君子斯用舍而皆宜余于崇韜曷怪焉

大賢身分

筆如百鍊鋼鑄作青萍劍犀利老辣所向無前而議論又極醇正起崇韜于九原亦不敢以爲苛也



讀桑維翰傳

桑維翰在晉爲功之首實則罪之魁也（二語斷案）少時臨鑑自奇賦日出扶桑鑄鐵硯以明不改業其志可謂遠矣惜未聞事君之大道耳蓋本正而後末順源清而後（推勘來歷是定罪根由）流長自古以來莫之能易維翰結契丹以興晉棄鴈門十六州譬養虎而依之以食其遺犬彘犬彘盡則已亦隨之（譬喻切當）興邦之初大本已失又貪戀富貴善政無聞百計彌縫招權納賂其源不清故張彥澤利其貲產而東帛加頸景延廣一肆狂謀而負義侯封而晉

亡矣則未不順流不長之明效也悖而入者悖而出（理所必然）非此謂乎茅鹿門曰使出帝能傾心維翰未必不可轉危爲安余謂此說大謬維翰興晉之日已爲亡晉（此理甚明非高論也）之日豈至此而後知之卽使傾心維翰毋絶契丹亦不過苟延旦夕曾奚益之有哉無維翰則晉不興晉不興石氏亦不亡先哲謂縱不得帝猶於帝室爲甥舅無論其僅不得帝卽使見殺於唐尚始終不失臣（議論正大切當聖人不易）節何至辱身賤行稱兒稱孫爲契丹陪臣奴隷又爲契丹所滅亡貽天下萬世之唾罵以養虎之犬貳自

居哉功不足錄罪不容誅余不能爲桑維翰恕也
晉不興后氏不亡卽使見殺于唐尚始終不失臣
節議論正大純粹可息萬世跋扈邪心是大有功
於名教也

書淮陰侯傳後

淮陰侯之冤前輩論之詳矣余謂當日情事高帝未嘗不知之特畏惡其能不勝褊刻之見姑爲是昧心擧動耳不然以謀反大逆之人恨不得立膏斧鑕豈容赦罪封侯又與從容談論遲至五六年始殺於婦人之手哉敎之反者尚可免烹帝固知信之實心事主不聽人言也然則信非呂后亦未必遂夷三族蓋帝雖惡其能猶知其心后惡其能則直恐爲他日外戚之患將使劉氏不可危呂氏不得措手足所以切

齒忍心必急急焉除之也觀於彭越之死亦由呂后高帝甫崩即（確証）與審食其謀族諸將意可知矣女子小人之禍人國必先毒螫其羽翼墮壞其柱礎然後可以爲所欲爲而無復顧忌惜高帝在其術中而不覺也以一念之褊刻釀惡婦之亂階社稷宗廟幾至覆滅嗚呼可不懼哉

爲當時君臣夫婦定讞語辣極快極固是有功綱常之文

書諸葛武侯傳後

武侯去顏孟五百餘年蓋當道統復續之秋應聞知景運而起者雖遭時不幸弘濟艱難不得專一其功闡明身心性命之學然行道之君子又不必與明道者較論議短長也況戒子書精微廣大正議二表百世可師直補經傳所不及哉出處似伊尹忠誠似周公學問似顏子三代以下第一人之目明道君子咸推之卽以躋之皐萊望散之班吾未見其不可也是宜從祀至聖廟庭俎豆萬世乃千五百年之閒未聞

有議及此其亦不可解已然斯道斯人不容泯沒後當有舉而行之者

伯仲之閒見伊呂弟不識伊呂處孔明之地又從何處措手此亦鄙人難破之疑團也孔明若在終當一統先儒應不欺我陳壽之推尊曷足道哉〇從祀廟庭今果然矣足見盛世之無幽弗闡而當年握管時亦若有先見之明也

兜轉定案

書王弇州完璧論後

藺相如趙之能臣也歸璧一事余亦無取弇州之論可謂先獲我心矣（一語揭破）一璧何足爲重輕而行險以儌幸耶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璧不與焉又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豈未之聞與（劃然以解）趙有璧而秦生窺伺之端璧之能爲國禍也璧予秦猶之嫁禍於秦趙未爲喪寶也使趙自度能支秦則璧可無予自度不能支秦璧（縱一筆）何必不予而相如純以詭詐用事也何居（越妙）（矯捷）雖秦虎狼之國不足言理義然君子不可使曲在我相如旣使

之齋戒設九賓又懷而逃之當是時秦未嘗明言不（雋）予城也業名有司按圖指十五都予趙雖詐也而詞（令妙）實順是曲仍在趙也秦不得璧又不殺相如則秦寬（予秦）弘甚矣（妙）萬一秦王大怒立誅相如殺身無益於人國（有何抵對）且有反覆之名亦足羞哉趙之有璧與有相如孰緩（步步逼緊）孰急何不思之甚也（應起處）君子不貴幸成之功余終不謂之智而謂之不知本

忽縱忽擒句轉字折直令狡獪無處躲閃矯若游龍快如疾隼文筆固不可測

書伐魏檄後

平生最惡曹孟德每聞三家村竪儒稱爲魏武帝必徵色發聲唾其面而奴之操雖覬覦漢鼎終其身未嘗爲帝無端千百年後奉以武帝之稱何其善媚賊耶帝者天下之主豈可以此名爲盜賊之所好而遂如其願而稱之在丕家臣僕以媚丕者媚操則然後世讀書君子何因而媚則王莽李自成之父皆將以帝稱之乎丕雖自帝亦莽自成之儕偶學者不帝莽自成而獨帝丕蓋狃於前人之悞未及改正不知

着實可惡

無謂極矣

絶好証佐

紫陽綱目大書特書千載名分已定豈應復因循謬

（筆下斬截）

戾白居名敎之罪人故以直則曰曹丕愛其詩文則

稱曹子桓論其國事則稱魏主丕無仍稱文帝之理

況操本未嘗自稱又何煩小輩之魏武之耶竊歎漢

（感慨悲涼聲淚俱下）

家不造昭烈之賢弗亞高光孔明天生王佐伊周呂

召之徒又有關張熊虎諸將爲之輔翼終不能興復

一統僅存正朔於巴蜀南蠻之間則以中原地利皆

（千載餘恨）

爲賊人所據無一得展手足耳忠臣義士百世下猶

爲傷心曹氏父子之罪不可恕也明矣陳琳一檄余

所最喜恨其時操惡未著僅詈及三分之一尚為千古憾事因思武侯出師仗義正名似當移檄州郡一數賊惡動海內臣民之心豈當時鞠躬盡瘁未遑及此耶讀史無聊戲擬伐魏一檄自知學殖淺陋不足為武侯續貂亦聊以補陳琳所未及使小儒知帝魏之不可云

此檄自不可少

結出本旨

稱曹瞞為武帝直是全無人心夜氣不足以存者得此發蒙振落應開豎儒許多茅塞矣議論嚴正筆下斬截有功名敎不小

再書伐魏檄後

余讀三國史戲擬武侯伐魏檄既成六日矣夜夢一丈夫自稱曹孟德叩扉請見命之入見其潤面多鬚不冠不帶素衣而薙髮嫌其無禮不命坐戲之曰孟德公亦薙髮耶又欲來作征西將軍曹侯耶今聖明在上恐無地可以容君其人默然無以應若有羞赧狀向余連作五六揖余笑曰不冠而揖仍是賊輩禮文耳指几上檄使觀之閱數行面漸赤至操戈犯闕弒后妃於天子之前即內顫手亂不敢卒讀欲懷之

此夢奇

更奇

清談勝于韃撻

必有所求

而逃余攜其袖止之曰無若茲吾稿必欲存也其人慌甚將已閱者扯碎僅存三分之二余仰天大笑曰桓溫有言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君之謂與君作惡一生不畏天下人議論復何有於余文哉且語云欲人勿知莫若勿爲君何不戒慎於生前而思掩飾於死後無乃惑乎吾文自能記憶吾稿必欲存也其人大慙而去余亦遽然驚覺取筆索燭而記之時康熙丁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嗚呼亂臣賊子所以敢悍然不顧者謂天下皆可欺耳使知千秋百

○不○啻○剖○棺○戮○屍○足○寒○萬○

世尚有人焉欲正其是非即形銷骨化而後且無所逃於鈇鉞誰敢復爲犯上作亂哉操而有知定當赧然沮喪勿以無稽之夢囈嗤余也聞斯言者忠孝節義之心油然生矣

○世○奸○臣○之○膽○

○寓○意○深○遠○

雖是偶然夢寐却亦在情理中使操而無知則已耳操而有知能不慙愧無地自容哉末後一段見得維持名教誅亂賊于旣死起後人忠孝節義之心不當以遊戲視之



書潮志方輿卷後

按是編輿圖諸說提封阨塞疆界遠近旣已靡所不周詳哉言矣尚何疆域形勝關隘之紛紛乎舊志所存刪之可也然歷來志書未嘗廢此三者今欲便于觀覽盡入圖說之内聚米畫沙原原委委雖可一望瞭然其體亦嫌于創未敢自以爲然耳海宇昇平非所以要變通復向時之舊昔人所謂疆域形勝關隘者十已不符如一幅太平圖二三戰塲化爲中閏兔窟栖于雞豚滄桑改易徑途亦異欲仍循故籍經畫防守以爲遠猷難乎免於刻

舟求劍之誚也書而弗削懼掩前徽列于小註示不可用以俟後之君子焉

圖說已精詳明白舊志所存尚欲以質來者可謂才大心細

書風俗志卷後

臣按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卽

聖諭廣訓書之意也夫風草之機捷于影響人非木石

志以此爲移風易俗之大原

豈有不可訓化者哉宋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必謂俗刁民惡如蠻髦盜賊無可如何亦非有道者之言也古云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濃眉四方

極言其易

且半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變化之易自昔如斯今

以發爲經濟而擔當世道無如公者雖通鑑一書是

通鑑悮處原不必爲護短要自瑕不掩瑜

非議論間有謬於聖人不過史識有所不足無害其爲大君子也已丑夏中丞儀封張先生以公文集授余又見公以經濟爲文章忠愛懇忱流露翰墨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盍歎公學術之正道德之隆規模宏遠條理詳審非大儒而能若是乎今人讀書遂茅中胸有所得恨不得位以行及位果可行則又顧慮身家委蛇遷就不曰君王明聖愚昧何知則曰禍先禍始古人所戒舉平居慷慨磊落陵轢宇宙之精

神一立朝班反（可勝浩歎）奄奄欲絶徒以守雌守默博休休有容之狀如此之人是國家大蜮也雖千百輩何益于天下哉溫公一生過人止是肯任天下事（所以不可及）見義勇爲禍患不計忠誠上貫天日利澤溥于方州是以人民思慕田夫婦女皆恐其去朝廷及其沒也市人巷哭鬻衣致奠四方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則公之爲公可知矣學者讀公之文當蹶然而起思公之學術經濟乃公擔當世道之所由鄙夫脂韋皆坐在不學耳（切論痛快道破世俗病根）庸庸多厚福非儒者之所願聞也

世人畏首畏尾只是身家念重甘心做個庸庸多厚福所以把天下事都丟開了鬚眉化爲巾幗國家安賴有若輩作者把溫公擔當世道抬出以爲人臣榜樣可想見他日立朝節槩

鄭母輓詩跋

余讀鄭母林氏狀泫然悲之既而猶幸其遇也婦人
立節貞與烈不同烈者慷慨一時大事定矣其節易
孀閨苦境傷
見故得名較赫守貞之苦則終身焉風淒月冷喚鶴
心難盡
啼烏悲悼何極采風者又未敢卽爲標榜必遲至髮
數十年積累工夫豈是容易
白齒落老且死而後論定嗚呼蓋其難也然或不幸
不遇肖子復不獲當代鉅公爲之傳信荒山僻澥之
此等尤爲可嘆
間湮沒者何可勝道鄭母守貞三十年有子成立厥
功懋哉蓋棺以後其子陽豐述其狀而號泣吾鄉諸

君子哀其志爲詩歌以揚厲之凌霜勁節沒有餘芬（鄭母之節傳矣）
鄭母之遇其亦可幸者乎名教二字閨閣同之余病
女教無專經乃輯經書古訓爲女學六卷竊不自揆（証佐）
欲爲風化津筏今觀鄭母得力於孝經内則列女傳（一片化民成俗苦心於此）
諸書益信學問之功大也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豈獨（可見）
男子爲然哉余旣幸鄭母之爲名教光因書數語附
焉時内申又三月也

潔靜雋永耐人尋味而平日顯微闡幽以風化爲
已任亦於此見之

臺灣後遊草跋

臺灣後遊草吾友陳君少林征帆三渡之作也其初渡臺以聘修諸羅縣志君既有遊草矣（別出後遊）辛丑再渡臺以制府滿公屬參軍事隨師平賊歸舟遇風賦天風數章未幾而復有癸卯之遊殊非其意（來歷）憶昔征帆諸詩所爲作也（先贊數語古筆）深情雅調雄壯蒼涼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中丞沈闇齋比之少陵宗伯蔡梁村以爲郎子美北征諸將之什而廷尉黎抑堂復以一言題之（突起一波）不許他賢置喙君之詩定矣余何言顧念君之才之遇

（文勢開拓）則亦有不可解者。少壯迍邅，名場馳驅，楚越滇黔間，戎馬江湖，俯視一世。歸而講經學，誦洛閩，分修先儒諸書，則恂恂儒者也。征臺一役，慷慨從軍，運籌決策，屢縛魁渠。海疆甫定，長揖言歸。制府薦授郡守之約（初陳君臨行時，制府滿公約曰：「賊平，當薦子於朝，授以郡守。」），直與童兒瓜果付之，逌然一笑（陳君高明原不可少）。中初不知於已何涉者，蓋位置其身于三代以上，過人遠矣。竊歎造物生才甚難，君相求才若渴。深山窮谷，老死隱淪者不具論；既出其經濟之能，以表見於世，尚終棄置乎巖穴，鮮不謂當途之過也（此中有天在）。雍正六年

上命內外臣工各舉有猷有為有守之士中丞闇齋
先生以為無逾君者亟草疏欲薦于　朝稿已具而
中丞疾作（不遇一）乃寢余不自量人微言輕復欲以君應
詔梁村宗伯來書亦以君讓余蓋度余必不肯舍君
而他求方歎友朋知己萬里同心毅然以推轂為己
任不謂逮君未來而余已陷于非辜事又不果（不遇二）明年
春撫堂廷尉復欲薦君以手札趣君赴汀鉦鑾入都
而君又不行撫堂別君（不遇三）二十餘年或言君且老難見
至尊及期君弗至復中止梁村宗伯既以君讓余別

有汲引至是亦悔之無及可見君行藏遇合自有天

（不遇四）（總筆大力折）

（應上非當途之過）

定非人力所能爲也君子所性不爲窮達加損廊廟

（身分語）

巖阿均有不朽之事業第以昂然七尺應爲　國家
驅馳不敢躭泉石之安駕言高蹈耳守先待後事功

（非他人所能道隻字）

且及於百世豈與一時利澤較菀枯高下云乎哉君
歷久不遇正造物所以厚君不欲使安於小成君必
大有以副造物厚待之意不以有用光陰消磨於牢

（陳君身分亦見）

騷憤懣此余所信之於素者也君學殖深沉非世人
所能窺測後遊一草不過偶爾緒餘使讀者知當時

情事想見雄浩奇偉之氣欲以一鬱薇九鼎君且笑

君可傳處尚不止此

爲不然矣君年六十有入精神益壯将之楚遊以辛

摯情

亥九秋晤余于循陽客署促膝連床者三日數年來一大快也索君詩文開余茅塞爲書數語于卷末明年此日又将讀君楚遊草君其教我勿吝

陳君用世之才終老巖阿可爲浩歎中間敘述許多不遇具見出處有天非人之所能爲惟高自位置以守先待後爲已責便覺造物若我之處無非厚待玉成之端此鹿洲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本事

不止爲陳君發也



